

穿著學校棒球隊的制服，身上髒兮兮的，甚至還沾著一些球場的沙土，十六歲的黑澤優一就這麼穿著不合適的衣服出現在夏日花火大會的祭典上。

少年情緒低落，眼眶還有點紅，和祭典的歡快氛圍格格不入，偶爾會有路人向他投以好奇的眼神，這令他覺得不自在地低頭，開始後悔自己不該前來，他就應該待在家裡。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夏日花火大會，同時也是全國中學棒球大賽的決賽。棒球部的大家在賽前還興高采烈地約好比賽結束要一起過來玩，賽後卻沒有任何人提起這件事。

他們輸了，因為黑澤的一個失誤。

順著擁擠的人潮前進，黑澤心不在焉。經過一整個下午的大賽，中午補充過的熱量早就消耗一空，到了該進食的時候，他卻一點胃口也沒有，只覺得胃裡像是壓著一塊大石頭。

最後，他受夠了路人時不時投來的眼神，隨便拐進一旁的撈金魚攤坐了下來，把棒球帽的帽沿拉低，希望多多少少能掩飾一下自己的狼狽。

顧攤的小男生大概是十三、十四歲的年紀，黑澤用一把銅板從他那裡換來幾支紙網和一個小水桶。

黑澤左右環顧一下，這邊不是他在這裡看到的第一個撈金魚攤，但絕對是生意最差的一攤，客人除了他只有一個中年男子，似乎已經醉了，一張臉紅通通的，歪歪斜斜地坐在魚池邊的小板凳上，一邊顛三倒四地對著魚說話。

那個中學男生大概只是暫時替家裡的大人顧攤吧，收了錢之後就坐回角落玩電動了，對客人的動態毫不關心，也沒有向遊客招攬生意的打算。

這種不受人關注的情況令黑澤鬆了一口氣，畢竟他現在沒有向人解釋自己為什麼以這副模樣出現在這裡的心情。

他把注意力放到眼前的魚池，裡面有紅色、金色和黑色的金魚，都鼓著大眼睛慢悠悠地游著。雖然他一開始只是想找個地方躲一下，但看著看著，他現在也開始想撈隻金魚回家試試。

他看準池裡一隻特別大隻的金紅色金魚，閃電般地出手——紙網插入水面的動作在池裡激出巨大的水花，金魚四處逃散，紙網空空，他撈了個寂寞。

黑澤不死心，在水中揮舞紙網追捕那條大魚，結果他的紙網追到哪，那裡的金魚就嘩一下四散，最後連個魚尾巴都沒碰到，他的紙網就因為在水裡泡太久而破了。

黑澤把破網扔到一邊，拿了一面新的再接再厲，沒多久又破了，又拿一面新的繼續。

他一開始並沒有多認真，但連續的失敗令他越來越在意，心情越來越浮躁，動作也越來越急切，就連右肩都又開始隱隱作痛了起來。

——都是因為你！

——輸球都是你的錯！

——你怎麼連這種球都投不好？

隊友們將手套和帽子摔在地上，他們的憤怒和失望將黑澤淹沒，他只能低著頭承受，眼淚跌進紅土裡，沒有人發現。

他明明這麼努力，每天都練習投球，練到肩膀和手指都痛了。隊長和教練都看到他的進步，讓他擔任這麼重要的位置，但他最後卻搞砸了。

——只有臉好看，根本一點用都沒有！

黑澤手上拿著最後一面紙網，愣愣看著魚池，腦中想的卻是今天的球場。

大賽結束的時候差不多是黃昏了，大家沉默地互相道別，就連一向愛開玩笑的松本的沒有說話。沒有人再提到花火大會的事。

他在大家都走之後又在球場上待了一會，當時的夕陽跟這金魚挺像的，明明是火焰一般的金紅色，他卻感覺冰冰涼涼。

「看著。」耳邊傳來的聲音令黑澤回過神來，他看到一隻白皙纖細的手從旁邊伸了過來，輕輕拿過他手上的紙網。

那隻手拿著網在他眼前晃了晃，動作輕巧地用紙網的側面切開水面，一點水花都沒掀起。他接著緩緩在水中改變角度，將紙網平平地沉入池底，那人半條前臂都浸在水裡，將紙網貼著池底移動，在那隻大魚的正下方停下，過程中連一條魚都沒有驚動。

黑澤不由自主地屏息，看著那隻手捏著握把猛地將網向上平舉，那條大金魚就像搭乘電梯似地被抬離水面，只能在紙網上拍著尾巴掙扎。然而那人動作俐落地將魚倒進黑澤腳邊水的小水，不給它機會逃生。

黑澤憋著的那口氣現在才終於吐出來，他抬頭向對方道謝，「謝謝你……」他这才發現對方看起來年紀和自己差不多，皮膚白皙，瀏海有點長，看起來文靜瘦弱。

那個人似乎不太擅長社交，對他的道謝只是很靦腆地揮揮手。「沒什麼，一隻魚而已。」

「啊！清哥！你怎麼可以幫忙！」

黑澤正打算說話就被嚷嚷著衝過來的臨時攤主給打斷了。他看到那個小男生噘著嘴抱怨，「清哥」只是摸摸他的頭，一邊把手上的食物遞給他，小男生很快發出快樂的歡呼：「章魚燒！炒麵！」就回到角落開始大快朵頤。

打發完小男生，對方回頭，正好和黑澤四目相對，黑澤發現他有一雙很好看的眼睛。然而對方愣了一下，很快微低下頭，黑澤看到他的耳尖有點紅。

「咳，那個，」「清哥」開口，乾巴巴地道，「你、你現在知道怎麼撈了。」

黑澤看他侷促的樣子，突然覺得有點好玩，他憋著笑意回答：「對，謝謝清哥。」

這聲稱呼令「清哥」一下抬起頭來，成功讓黑澤再次看到對方的眼睛，那雙眼睛因為驚訝而瞪大。他忍不住笑了。「抱歉、抱歉。」他趕緊補救。

對方無言片刻，因為黑澤的玩笑也變得沒這麼侷促了。「……算了。」他有點無奈。「給我吧。」他伸出手，黑澤會意過來，將手上的水桶交給他。

「清哥」將水桶裡的水和那條大金魚都倒進透明的塑膠袋，袋口束緊，再綁上一條塑膠繩，連同一張飼養指南交給黑澤。

「謝謝。」黑澤向他笑笑，感覺自己的心情比剛才好了不少，卻發現對方遲遲不鬆手，而且一臉躊躇，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怎麼了？」

「那個……」「清哥」猶豫了下，最後還是對著他訥訥開口：「不是你的錯，不要難過了。」

黑澤驚訝地看著他，但對方的視線已經飄走，似乎有點尷尬的樣子，看著旁邊說：「咳，總之就是這樣。」一邊鬆開手。

黑澤的視線落在手上，對方細白的手腕正往回抽。在那瞬間，他心念一動，衝動地伸手拉住對方，那人吃驚地抬頭。

對著那雙盛著困惑和驚訝的黑亮圓眸，黑澤心跳加速，他嚥了嚥唾沫，開口道：

「你待會有空嗎？」